

盘古至唐虞传

明 钟伯敬

《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》。2卷7则，题“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，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”。书前有钟惺序，末载书林余季岳〈识语〉。

1盘古氏开天辟地 定日月星辰风雨

2因提六十六君世 几遽民鶡居穀饮

3有巢燧人氏为政 仓颉制字融作乐

4伏羲氏首王天下 共工怒触不周山

5神农黄帝氏立极 风后八阵困蚩尤

6有熊氏创立制度 颛顼世怪尽妖平

7帝尧命羿治风日 浚井老狐救大舜

孟子言：天下之生，一治一乱，遂以尧、舜至纣为一节，语之。中间羿、桀等，但以“代作”两字隐之，所谓括言也，指其大而已。今细求之，则夏代四百五十八年中，治乱各三。禹、启，治也，太康即乱矣；仲康力维乎治也，后相尸焉，有穷则改物矣，是为宇宙中篡弑之始，不可谓之非大乱也；少康之兴，遂又为中兴之始，治也；由杼、槐而下渐至于微，一桀决裂为之，大乱成，不可复矣。譬则病者，元气未尽，虽既危矣，缓调之犹可复兴。兴之后缓散之，则气日尽于内，急吐之、竭之，立亡耳。故夏之世，从前观之，急绝则缓起，亦如新林之木，斧之而再生也。从后观之，缓失则急亡，又如老朽之柯，挺之而自折也。然使仲康如相，则王已久亡；如桀，则商已久灭矣；乃能强自振惕，犹终其身。则夫使桀而如仲康，又安在不可永其年、寿其国乎？况其臣无寒浞之凶，有汤武之圣哉！故谓天命，尽人为之可也。此篇盖补孟子所括言“代作”两字之解，为千古治乱法戒之先。粗而语之，村市之谈；精而求之，圣贤之学也。孟夫子如复起乎，其非我哉？

天悠悠，水悠悠，今古遗事好探求，请君一寓眸。

芦花秋，蓼花秋，浑沌于今总一丘，战争空图谋。

盘古氏开天辟地 定日月星辰风雨

话说自有天地以来，到得天地混沌时，叫作一元。一元有十二会，一会共有一万八百年。十二会，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十二个时辰是也。子会生天，丑会生地，寅会生人。至戌会，天地之气渐渐消耗，人物渐闭，故不生而消灭。至亥会，则消天而消地，却不是混沌了。至亥末交子会，则又生出天来，而循环无穷矣。自寅会算一度，至午会生一度，该是四万五千余年，正在唐尧起甲辰之时。自尧甲辰，至洪武六年戊申，三千七百二十四年。自古帝王，总在消息气数中。乘息而治，极息而天下乱。至消而乱，极消而天下治。

虞舜六十一年，夏后氏四百五十八年。商元年，至于三百八十一年。这为前九百息数。商二百六十三年，周元年，至六百三十七年，这为后九百息数。消息之数，如何俱按九百？以三百年为方息，三百年为中息，三百年为极息。消数亦然。今又以前后九百细分消息。虞方息，穷后息，商方消，此前九百之消息也。商方息，周中息，此后九百之消息也。周二百三十六年，秦四十三年，七年又在周，五年入在汉。两汉四百六十九年，两晋一百五十六年，十六国南北朝入南宋十年，为前九百息。前五代，宋五十，齐六十四，梁五十六，陈三十六，隋三十八，两唐二百八十九。后五代，梁十七，唐十三，晋十一，汉四，周九，宋三百二十八，元三十六，为后九百息。又以前后九百，细分消息。秦中息，汉中息，两晋中消，南宋消极，此前九百之消息也。前五代方息，两唐中息，后五代方消。两宋中消，元消极，此后九百之消息也。兹传自盘古氏直演至于今，文通雅俗，事流今古，不比世之记传小说，无补世道人心者也。今且把古今帝王御世，万载相传，最先道出一个盘古氏来。

这盘古氏，在天未开前，是天地将分未分时节，生于大荒之野。斯时时未昭晰。世界混沌沌沌，故又名浑沌氏。他却明天地之道，达阴阳之变。

盘古氏时，天地四维，有半轻清在上的，有半重浊坠下的。清的渐渐成天，浊的渐渐成地。有处要轻清在上的，却被那重浊的粘带住，盘结不得上升。盘古氏见这去处道：“似此相粘，未免闭塞了阴阳之气。四面东西南北四维，独西方属金乡。土最坚刚，我且于西方觅得一个至坚之物凿破他这天地混沌之窍，岂不为妙？”行至西方，觅了一块尖利的石，他认得是西方金精化就，这石如斧，能大能小，能扁能圆。盘古氏得了这物，满心欢喜，只是没了一个敲斧的椎。盘古氏随手拿块大石头，便向西方有粘带处，把石向那石斧一敲，那敲的石，便已粉碎。又拿第二块石一敲，那第二块敲的石又碎。连敲了十数块石，十数块石俱碎。盘古氏明得此石斧，乃金石之精，天地间哪有物坚似他的？寻来寻去，转过一座山，山却青色，并出许多青光。盘古氏明得此山，混沌前是座铁山，山最出铁。此山几万年，未曾伤损，山的元气，保养得极是凝固。遂向山凹青光最亮处，见有一个物件，上巨下细，约有十余丈大。盘古氏道：“此必是铁石之精，则能变化。我试叫他小看何如？”叫声“小”，便小了一半，连叫“小”，便小至寸余。盘古氏又明得这正是敲金斧的椎，所以如斧一般的能大能小。拿椎并斧，见有粘带不得开交的，把斧一凿，滑喇喇的一声响，天拔上去，地坠下来。于是两仪始奠，阴阳分矣。

过了几百年，两仪生出太阳来。盘古氏见东方有一座高山，岩石草木，壅塞不通，里面射出万丈光芒。他明得是太阳之精，今当发见。走出凿开了那巖岩去处，果然囹囹一声，现出一轮红日，大如山。日中有天子宫殿。日光菩萨

住在其中，与盘古氏合手作礼。又见一座高山，却在日出的对照里面，也射出万丈光芒，稍亚日光些。他又明得这是太阴之精，今也合该出现了。走出将那嶄岩石壁，几斧凿开，里面也囟囟一声，现出一轮明月，月亦大如山。月中有天子宫阙，月光菩萨住在其间，也与盘古氏合手作礼。第太阴阴柔，其宫阙殿宇，原藉七宝合成，月势凹虚。盘古氏乃敕月宫中八万三千户，用斤凿修理之。自是日出于扶桑，入于细柳。这扶桑在东海之东岸，岸直陡地，登岸一万里。东复有碧海，海广狭与东海一样，水不咸苦，而甘美碧色。扶桑在碧海中，地方万里，上有大帝宫，太真东王父所治处。地多林木，叶皆如桑，桑同根偶生，更相依附，是名扶桑。这大帝宫，乃混沌时有的，盘古氏常至其处。月则东升而西落，与日同流于天地之间。

是时天地既分，海水渐次澄清那星宿。海中星宿，因日月丽天，同明相照，一个个累累若贯珠，辉焕如连璧。天中有北斗七星；南有南极老人星；北落有天钺十星；东有璧星、尾宿；魁四星为璇玑；魁三星为玉衡；尚有三十六天罡、二十八宿，与千千万万说不尽的星。也都各布列天上，却已成个天象。所谓四象变化，而庶类繁是也。怎见得：

天得一而清，地得一而宁。红轮西坠，素娥东临。象变成四，普照六合其何心？

分气于二，雕刻万物而无情。这是混茫初开新气象，万古区宇正分明。

于是天地空清之处，自然渐渐风生；天地氤氲之气，自然寒温冷暖。春有和风；夏有薰风；秋有金风；冬有朔风，又有东西南北之风。有了风，天地之气疏通，自然有雨。天将雨，则有少女风起；将急雨，则有少男风生。清明有杏花雨；三月有榆荚雨；四月有黄梅雨；五月有分龙雨；六月有濯枝雨；七月有洗车雨；八月有豆花雨；九月有黄雀雨。然雨生于云兴。冬至有泛阳云；立春有青阳云；谷雨有太阳云；立夏有初阴云；夏至有少阴云；寒露有正阴云；霜降有太阴云；冬至露结为霜，散而成雪。以至于雹雾雷霆等，皆阴阳二气所成。今人所谓天之道也。这些名目，虽后人称呼的，然天地分而即有也。盘古氏见已成个天地了，于时有天皇氏一姓十三人出，盘古氏遂逸而不见，把头化为四岳，两目寄于日月；脂膏浑于江海，毛发付于山木。后钟伯敬诗云：

盘古继天而出治，生于太荒有谁知？

混茫节候应开辟，御世三皇展重熙。

话说天皇氏出，兄弟共十有三人。天皇氏名天雾，生得颀羸三舌，骧首鳞身，碧庐秃赜，岁纪摄提。天皇氏出入，如风行焱逝。斯时人民未盛，人风真淳。天皇氏并没一些造作，只是一个淡泊无为。百姓前村几个，后村几人，亦恬恬淡淡，也没一些彼此。相与吸风饮露，登临茹美，风俗却是浑噩有味。正

是：山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。

天皇见这四时运行，万物化生。他思人民虽则相安无事，然日经寒来暑往中，不识一寒一暑，便是天道之一周。盘古虽开了天地，这个名头，却未道破。于是与十三兄弟商量，制十干之名以定岁。如何叫作干？干者，干也。其名有十，亦曰十母：一曰“关逢”，今叫作甲；一曰“旅蒙”，今叫作乙；三曰“柔兆”，今叫作丙；四曰“强圉”，今叫作丁；五曰“著雍”，今叫作戊；六曰“屠维”，今叫作己；七曰“上章”，今叫作庚；八曰“重光”，今叫作辛；九曰“玄默”，今叫作壬；十曰“昭阳”，今叫作癸是也。又立十二支之名以定时：一曰“困敦”，是子；二曰“赤奋若”，是丑；三曰“摄提格”，是寅；四曰“单阙”，是卯；五曰“执徐”，是辰；六曰“大荒落”，是巳；七曰“敦牂”，是午；八曰“协洽”，是未；九曰“涪滩”，是申；十曰“作噩”，是酉；十一曰“阉茂”，是戌；十二曰“大渊献”，是亥也。干支各定，百姓方识岁时，到得暑往寒来，个个知道是一年也。天皇氏十二兄弟，各一万八千岁。当时的万，是今时的千；当时的千，是今时的百。在今是一千八百岁。时有地皇氏一姓十一人出，天皇氏兄弟，晓得天下应该地皇氏来治，亦遂逸而不见。

地皇氏生时，出于雄耳龙门之山岳，遂以岳为姓，名曰铿。地皇生得马蹏妆首，立在天地中央，呼集百姓。百姓也听他呼集，从其治化。他出如鬼，入如电，时而龙兴，时而鸾集，与天钧旋，同地毂转，周而复匝。他思天皇氏既定了干支，却未有个月分，昼夜不分，人皆冥冥如长夜。于是仰观天文，详日月盈虚之数，乃教民曰：“前十五昼夜，生得如此；后十五昼夜，生得如彼。日间光灼灼而明的，他名叫作日；夜间光晃晃而明，有圆有缺的，他名叫作月。在天成象，有光落在地、化成石的，名叫作星宿。有日名为昼，是阳；有月名为夜，是阴，这叫作日月星之三辰。于是民识三辰分，而昼夜已判。又教民消长盈虚朔望相继的道理，以三十日为一月，于是民皆识日月之道，昼夜之所以然了。兄弟亦各一万八千岁，时有人皇氏一姓九人出。地皇氏兄弟，晓得天下应该人皇氏来治，亦遂逸而不见。

人皇氏生于刑马山提地国，生得胡洮龙躯，骧首达腋。时万物虽已群生，民风尚沕稷而深微。人皇氏当太平元正时候，他肇出中区，乘云祗车，驾六提羽，出于谷口。百姓此时已繁庶，不比天皇、地皇时，民尚希少。见人皇恁地神通，各各仰望于云端之上，只见人皇氏把他的神灵昭明出来，人皆尊敬。又思风气渐开，万物群生，不见一人能掌理得透的，他便驾起云车，把天下山川相了一会，看哪几处平坦，哪几处高深。看毕，乃乘清冥之气而还，将天下分为九区。这九区，按天九野分设：中央一区，东一区，东北一区，北一区

，西北一区，西一区，西南一区，南一区，东南一区，是为九区。每区令一兄弟治之，自己在中区管理天下。时呼风唤雨，以救民困。又看民间有才德的，把他来作了羽翼。有才德的人，俱依着人皇氏呼召，于是有君有臣了。你看他天下百姓，是何光景：

渴饮清泉，饥摘木蕨。暑相邀以纳凉，寒同乐而啮雪。饮食适然渐开，男女交而无别。

无你我之相戕，无彼此之交舌。忠政教以相安，与君民而同悦。

当时民尚无衣制，惟卉服蔽体。虽有人欲，而人欲未侈。男女虽然有交媾，未尝有交争，淫爱微薄，无有贪恋。为君的不见他是君，一心要为人立命；为臣的也不见他是臣，一心要相君辅治。百姓也不见甚么主尊臣卑，也不晓得甚么出作入息。人皇氏兄弟九人治那九区，共是一样的太平。亦号九皇氏，兄弟九人，合四万五千六百年。

次而有五龙五姓之兄弟出，是为五龙纪。一日皇伯，次日皇仲，三曰皇叔，四曰皇季，五曰皇少。兄弟五人，治在五方，司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令，布五方东西南北中央之山岳。这时候，日月精华，甚是饱满，比三皇之世，更加精彩。日月运行，始能贞明。鸟兽鱼虫，前此未盛。至此杂出乎其间，你看他：

虎卧山嵎，豹游坦途。白狼满郊舞跳，野牛封兽传呼。獐麋鹿兔载岩谷，更多猕猴猿与狐。

穴藏鼯鼯噬竹鼠，水游獭貂兼雁鳧。马牛犬豕随地走，鸡鹅绿类亦无筭。羽衣长离声啾啾，

羽使霜信秋引雏。白鹇鸕鸕鸣苦竹，黄莺鸚鵡及啼鸟。渚埋龟蛇鱼鳖鲤，鳞交蛟螭谁敢屠？

这些鸟兽鱼龙等物，虽不害人，人见他各族类有善的，有凶狠的，未免也欺善怕恶。人民三五十成群，同于山岩凹处安息。

第三又有摄提纪五十九姓，继五龙氏出，将天下分为五十九处而居。也只因五龙氏之治天下，而毫无造作。第四又有合雒纪三姓，继摄提氏而治。见百姓在山凹处安身，每被风吹雨打，有许多不便。他教民曰：“你在山凹处住，何不因山之凹处，凿入了多少深、多少洞？那风便吹你不着，雨便打你不着。”百姓大悦，遂各揪入土泥，或一丈二丈，穿穴以居，而寒溽不侵矣。

第五又有连通纪二姓，维合雒氏以治；第六又有叙命纪四姓，继连通氏以治。俱只因合雒氏之化，而相安于无事。

第七循蜚纪出。循蜚之世，已经前五六七君为治，天下百姓，有山可采食，有穴可安身，快乐极了。哪个不感在上的恩德？所以循蜚一治，天下莫不循化，真如蜚之神速，故其号为循蜚。其时，有钜灵氏者，生于汾阴睢上。钜灵

氏能揣丸变化，有大神通。他居无恒处，特喜于巴蜀地方缠迹。握大象，持化权以治民。蜀中有五丁士，是五个兄弟，能驱阴阳，反山川。钜灵氏识造化之理，明五丁士之从来，所以能服了五丁士，便挥五丁士驱阴扶阳。那山川自盘古至今，有方位不合的，有险阻不通的，五丁士得了钜灵的旨，把那山的方位反正，险阻修通。你看他：几多凸处，削平成坦途；几多凹处，修砌分鸟道。川中水有隔断不相续的，又有东西南北易流的，五丁士直将那隔断处能使他不隔断，易流处能使他同流。你看他：几处神渊可飞帆，几处岩壑可藏舟。山川因此安排得好。流传句强氏、谯明氏、涿光氏、钩阵氏，俱无话说。至黄神氏。黄神氏生得黄头大腹，按图正端，而致天极。三百四十岁，巨神氏出，生于长淮地方。巨神出入驾六蜚羊，政三百岁，五叶，千五百岁，犁灵氏出。犁灵氏没，其尸身不坏，至今载于东荒经。

犁灵氏后有太驄氏出。太驄氏生于南密，又曰泰块。昔时黄帝访泰块于具茨之地，泰块后有舛兹氏。舛兹氏后有泰运氏，住居于和山。这和山实为河之九都。每每往来于萑山之阳，出入俱有神光，民见者莫不从化。于是冉相氏出。冉相氏思：“天下只可省事，不可烦扰多事，使百姓自快乐优游，如太古时，共一个淡泊无为，岂不为美？若还多事，天下便不得宁静了。”所以执中以为道，随物之自成自化。这是治天下之正道。冉相氏却得了这一个意思。冉相氏没，盖盈氏出，在若水之间。禹中之地，又有大敦氏、云阳氏，是为阳帝。处于干沙之地，迹在甘泉山，又叫作云阳山。山在衡山之阳，只今茶陵之云阳山，其山川之灵秀，上膏水深，真是个长往隐居的去处。他隐于此山，如神仙之出没不常。人民朝衡岭者，皆要看他来往仙迹，徬徨不忍去。你看他的行藏：

云往风回，临水登岷。时如天帝而飘渺，时如湘灵下九垓。

住的石壁岩壑，无尘无埃；玩的玉兔金乌，自去自来。半天碧桃和露种，日边红杏倚云栽。

百姓见他这个光景，都道他是神仙。后到黄帝时，每于甘泉山，大设礼物祭祀云阳氏。

自后有巫常氏泰壹氏出，是名皇人。他能执天下大同之制，调宇宙大鸿之气。著有兵法一卷，杂子一卷，阴阳云气一卷，黄冶一卷。兵法、云气，昼传间出。黄冶、杂子，至汉后始不见其书。后来黄帝谒娥眉，见天真皇人，黄帝拜之玉堂，请曰：“敢问天真皇人，何为是三一之道？”皇人曰：“而既已君统，又咨三一，无乃郎抗乎？古之圣人，盍日月星之三辰，立时刻之晷景；封某人某地，以判邦国；看山川高深，以分阴阳；因天时一寒一暑，以平岁道。使民彼此交易，以聚天下之民；教民备设器械，以防奸盗；制大小的车、贵贱

的衣服，以彰尊卑之分。这皆法天，而鞠乎有形的道理。圣人治天下，神志不劳，而真一定。若是以我蕞尔之身，兼百夫所能之事，则天和莫至，有悔有吝，贪心欺诈，终无所用。”黄帝听皇人这言，拜而受教，终身不敢遗而天下治。

皇人隐云阳，不欲治天下，而空桑氏出治。都于陈留县南十五里，名空桑城，后伊尹生于此城。空桑氏逸，神民氏出，名神皇。能使人民异业，修真炼性，使精气通行，都于神民之丘。神皇出入则驾六蜚鹿，政二百岁。至倚帝氏，都倚帝山。至次民氏，次民没，元皇氏出。天地至此，沕稷之俗，却彰明多矣。时以地纪，咸有制作，而穴处之世终焉。以上至循蜚纪，凡二十二氏，计六十余世，后人冯犹龙诗云：

今古由来只一情，愚人骇古不疑今。

试将今古从头看，今即古兮古即今。

因提六十六君世 几遽民鹑居穀饮

话说人皇氏至循蜚氏，循蜚至次民氏，天下已有多少作为出来了。次民氏没，辰放氏作，是为次皇屈辰放氏，出地郭而从日月。生得渠头四乳，出入驾六蜚麟，上天下地，与鬼神合谋。时多阴风四起，玄霜大作，那草木的衣服，难禁得这风霜。怎见得：

不是明庶和煦，不是霜位初临，飒然飚发甚狰狞。

青女碧落正凝阴，若兼愁霖与夕结，透体透骨谁能禁？

你看挨背的挨背，偎抱的偎抱，每值一阵风来，个个缩颈吐舌，口不能言。辰次氏见民不耐风霜，教民道：“尔众人欲避此恶风严霜，我教尔两手挥那木，看那柔软不坚硬的，茹那皮来，披在身上，便可御得风寒，虽有霜雪，也耐烦得。”百姓听他言，去削剥软树皮、觅藤萝裹在身上。方春时多霖雨，民出外的，忽然被一阵风雨淋漓，便有许多生病的百姓。他却又教民道：“绉绞住那鬓，闰却着那首，便除去得霖雨。”百姓依他的言语，果然是御得风霜霖雨，时皆曰衣皮之民。传四世而蜀山氏作。

蜀之为国，肇自人皇。蜀国其始有三君。一曰蚕丛，二曰柏濩，三曰鱼凫。这三君各数百岁，共名蜀山。当时蚕丛居瞿上，鱼凫治导江逮蒲罟，早明时，那时节，人砥椎结左衽。蜀之先，自蚕丛以来，蜀帝号其妻曰妃，死则俱葬之。后来黄帝子名唤昌意的，曾娶妻于蜀山氏。昌意子名乾荒的，亦娶妻于蜀山氏。蜀山氏后，豕傀氏作，传六世，浑沌氏作，传七世，东户氏作。

东户氏时，禽兽生息得繁多，成群而游。竹木也生息得茂盛，稠密而深。百姓在道上行走，见人失落的物件，他也不私自拾去，任他遗在路上，待失落的人自来捡去。耕种者，有吃不尽的余饩，也不须藏起，只管放在陇首，虽经

宿也没人偷取。到得快乐时节，同笑同歌，并不识甚么谣言刺人，白眼看人。遇着忧煎时候，独悲独哭，也不见他发声大恸。东户氏思：“这世界，真乃至德之世，若是教他分些人我彼此，便是教他机关了。”所以他只垂精拱默，绍荒屯、遗美好而已。自是九寰之民，莫不承流从化。东户氏没，皇覃氏出，一曰离光氏。生得兑目日角。其时有六凤凰出，这凤凰生得：

五彩身体，啾啾相呼。德备九苞，其冠短朱。两两翔云际，三三展天衢。足不折乎生草，栖不偪于雁鳧。览德辉而下降，诚圣世之瑞鸟乎？

皇覃氏治天下，只是官天地，府万物。见凤凰是天地间瑞鸟，今有此五六成群，却是个好消息。于是真观造化，审乎无假，设个召凤凰的道理，自啸自歌曰：“凤兮凤兮，为我来兮。凤兮凤兮，宁不为我止兮？”六凤凰果然来格。

皇覃氏主世治天下而不见治天下的作为。那时节，百姓虽死生同乘，而不至相凌。凡二百五十载，而启统氏出。父母万物，泽及天下。他却韬光晦迹，自埋伏其身。这时民物不相侵害，万庶涵泳于春风之中。传二世而吉夷氏出。传四世而几遽氏出。

几遽氏之在天下也，似启统氏一般的行动。天下不见他如何的叫作治，如何的叫作乱。百姓日出，则成群相邀同行，携手的，拍肩的，摘草的，观鱼的，凭他意好；日晏则各人寻自己意爱，同类而处，有先归的，有后到的，有经宿不回的，有同别伙游行的。不拘生熟，男女相爱。即相交媾，未曾分别甚么丈夫妻子，交罢各东西去了。及到生下儿子来，也只识得有个母亲，何尝认得父亲？百姓居住，如鹑鸟一般，也无一个常居住处，今日东乡，明日西村，到处为家。饮食如穀饮一般，随处觅食，似那穀之待母哺而活模样。也不见有求于人，也不见称誉一人，死了槁鼻风化而已。当时叫作知生之民。怎见得：

出旅行，归成列。冬时向日欢相友，夏日纳凉共怡悦。男不分，女无别，男女纷杂同木藁。

我的凹，你的凸，欲动搂抱阴阳设。我往不是情偷，你来不是私窃。生子惟母亲骨血，

行道情亦有流涎。别个寻此堪携挈，有食随地可充饥，有饮随处堪下咽。没世喜觉皆无情，敦庞风俗今传说。

几遽氏没，豨韦氏出，作有苑囿以自适。见树木参差，花草杂乱。豨韦氏命人多树林处伐去些，多草木处分疏开。四面设了界限，果然比前不同。日在苑囿里，就泉通沼移花甃石，也不见得甚么劳民。后人道：“豨韦氏之世，世风将渐薄矣。”钟伯敬有诗叹曰：

荡口敦庞古昔时，君民淡淡物熙熙。

世风浸变俗浸薄，物我由此生恣睢。

有巢燧人氏为政 仓颉制字融作乐

话说太古时节，那些人民不过居在土穴，处在郊野，与物类相为友。人也无心去害那鸟兽鱼虫等物，鸟兽鱼虫等物也无有害人的意思。到得豸韦氏，百姓渐有机智了，或聚上百多人，或三五十人，或一二十人，见那良善畜类，赶去几拳几脚，大家把来打死。物畜怕人害他，也不觉的展出爪牙，与众人格斗。人也多少被物爪害的，咬伤的。人见物畜利害，也怕物畜，又去折木梢，抛石头，而与他敌。撞着虎豹犀象等强梁猛兽，众人胜他不得，反躲避无门，缩颈吐舌，怎见得：

豹隐南山雾，虎啸北山隅。兽王时吐焰，狼狽满长途。见人便欲啣，当道谁敢驱？

麋鹿并兔鹿，麋麋与猿狐。若个稍良善，时常被人屠。山禽共水鸟，设计充庖厨。

只有一事民太过，缘木探巢拾去雏。

有巢氏作，栖于石楼之颜，见民与那兽相搏，人多则兽避人，几少则人避兽，人逃不及的，多少血淋淋，被那猛兽所伤。有巢氏呼集众民，教民折下树梢，从矮枝架高枝，层层搭成如梯一般，可扳缘至大树末，架成一个巢窠，上蔽得风雨，下又栖得身，教民居在其中，曰：“若遇猛兽，便爬上树，他就无奈我何。”自是撞着猛虎豺狼之类，大众与之格斗，斗得过便罢，斗不过，便一层的走上树末，果然猛兽无奈人何。百姓大悦，又教民曰：“那鸟兽的皮毛血肉，皆有用处。他的皮，男女俱可剥将来，缚在下身，以蔽前后，强如木皮易破碎，又免得裸体不好看相。他的皮可茹，他的肉可吃，也似橡栗堪食。”百姓听他的令，大众个个欢喜去拿禽兽，这一回，要拿来剥皮梢肉，不比前与兽相撞，没奈何与他相斗一般。怎见得：

个个抡起大木，纷纷跳上高峰。鹿兔一拳一棒，虎犀谁肯放松？认着头上掷石，看定腰间一枫。

得胜人人欢喜，拖来朝飧夕饔。若然略有滋味，常常好把应供。

百姓大家得了禽兽，欢天喜地的，都抬来见有巢氏。有巢氏教他设法分开禽兽的皮，皮开见内，流出许多鲜血。有巢氏教民曰：“快把血来盛住，这血可饮，这肉可吃。”众民听他言语，遂各茹鸟兽之毛，饮鸟兽之血，啖鸟兽之肉，果然是肥甘适口。自此贪着滋味，朝夕相邀，去捉拿鸟兽来充饥。便如今的猎夫一般，或躲在山凹埋伏，或搬在树上投石。小的几石丧命，大者乱棍身亡，一发拿得多了，吃得广了。血食稔吃得多，人都有雄心暴性，自然有了争心。或争虎豹的皮，或夺牛马的肉，剥下林木相殴而战。那战得胜的，他便自

大，要那弱者服他。也有服的，有不服的，个个走往那公道无亏的老人处，听他分折。也有折得服的，有折不服的。止是：

太古混沌繇此凿，黎民那得复歌傞？

有巢非不遵皇化，时势应变奈若何！

当时，民有死的，只将来抛在深沟岩壑里，后因有孝子，从岩壑处过，见他亲的尸首，被狐狸咬吃，与那蝇蚋蛄嘍，不觉的额门上吓出汗来。不忍正目视，回来不拘柴石竹箨，负去把亲掩埋了。自此有死的，各将柴薪厚厚埋住。尚不谙封之以泥土，植之以树术，也不晓得栽种，也不晓得火化。后有巢氏没。燧人氏作，又是一样乾坤矣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不周山之巔，有个地方叫作宜城，这宜城上，日月所照不到处，也没有春夏秋冬，也没有昼夜分明。当时燧人氏从不周山游于日月所都的去处，行至南垂地方，见南垂有一大树，树上有个鸟儿，今时叫啄木鸟，把尖尖的嘴，向那树身上当当而啄。只见那口啄处，舞然有火出。燧人氏见了，思南方属火。于是仰察辰心，知空中有火，鹿木则光明。又别得五方有五样木，而燧者火之所在，教民钻木燧以取火，果然学那鸟啄木样，向燧上一钻，火光并出。这五木是：榆、柳、枣、杏、桑、柘、柗、槐、檀之样木。榆柳木之青者，故春取之；枣、杏赤，故夏取之；桑、柘黄，故季夏取之；柗、柗白，故秋取之；槐、檀黑，故冬取之。顺四时也。

燧人既教民取出火来，当时未有烹炮，教民将那木薪来烧，灼炳那鸟兽之肉。及燔黍与押豚，皆用火造，火灼肉香，百姓吃了这些熟肉，比前鲜吃，果更味美。当时人吃生肉，多腥冒死人，至是无腥冒之疾，死者遂少，人民益繁。人虽有吃，到隆冬之时，耐寒冷不过，乃教民夏时多多积起柴薪，到冬日而炆之。又教民范金合土，范金造出斧斤，合土造成瓿甗。民大欢喜。时天下满处尽是水圳与渗池沛深，燧人氏见那水里，尽足鱼鳖鼃鼃等物，识得都是甘美的物，教民百般设法，将那鱼鳖等时常捉来烹煮而吃。民吃得日爽，便常常去渔猎。上古圣人，未有文字。百姓有了禽兽鱼虫等物，有等邻居，同村未捉得的，也与邻居；同村捉得多的，借些去吃。也有因那借成相争的，全没个凭据，争竞没开交。燧人氏教民道：“你们有大事，则将那索儿结一大绳；小事，则将那索儿结一小绳。还了方解，却便有凭据，不会忘记，免得争斗。”又拣民间有晓得大道理的人，设立一传教之台，如今之设馆模样，使他教那不识事的人。凡百姓有事物不谙，便去请教于那师长。于是百姓多晓得事体，也觉得他伶俐了些，莫不称心满意，称呼他作燧皇。

时有户子雏者，择四个人，来辅佐燧皇，代天理物，居大臣职。一个叫作明繇，叫他改乎陞级；一个叫作毕旒，叫他辨乎方色；一个叫作成博，叫他受

乎古诸；一个叫作狷刍，叫他录乎延嬉。有了这四佐，于是天道平，人事理，润中便有龙图呈瑞，龟字效灵。建占时令，以正方值；计大度数，以齐七政；注物虫鸟兽名色，这叫作某价，民识某物系某名了。乃日中设立个市，使民聚在市里，某物兑某物，某物值某价，而通国之轻重，以转民之资，人各富足，渐反醇了。

当时民血食，欲心浅淡，今得火食，欲火更炽。男子见女人有貌的，便搂抱去交欢，全不顾人看，如畜类不甚相远，且不计其数的取乐，多至精血亏损，瘵病起来。燧人氏见民情欲蠢动，不知保养元神，乃道：“我今制法，不许你们胡乱浮荡。男子三十，娶一女人作为妻；女人二十，嫁一丈夫为夫。日间同食，夜间同睡。这是因参天两地之数，以定了这个制度。”自此，民间始有婚姻之礼，生下子女，方晓得有父，父便爱起子来，子也孝起父来。燧人氏又教民曰：“父子一换为一世，可各随唤一名头作姓，分个你我。姓不要相同，才有分辨。”于是，有君臣，有父子，有兄弟，有夫妇。燧人氏祖成个乾坤矣。

当时，又有庸成氏者出。他在群玉山屯扎。这群玉山，平阿无隘，四彻通绳，便为先王开府之地。传八世，有史皇氏出，名仓颉，姓侯罔。生得龙颜侈哆，四目灵光，有聪明睿智之德，生而能书，都于阳武地方。一日著巡，登阳虚山，临于玄邑之水。忽然间有洛汭灵龟，负书一册而来。这龟生得丹甲青文，以授仓颉，遂识天地之理，穷天地之变幻。他仰观天文，见奎星员曲之势；下察地理，见龟文鸟羽、山川掌指之形，道：“天地间有如许物理，并无名象，凭世人懵懵懂懂，东指西画，糊糊涂涂，名象不传。我不如就天文地理、山川鸟迹之象，标个名头，又就名协个声贝，以相生为字。”于是某事依某云，某物称某名，在上的名君；其次的名臣；纷纷不可胜计的，名作百姓。生我的叫作父；我生的叫作子；君父称尊，臣子分卑，百姓一发卑了。分了这些尊卑，有不识尊卑的，便有些政教法度；训诲他学习，便有些礼乐；不遵政教法度的，便有些刑罚约束他。自是政教法度已立，然后教民领某事，是某官掌管。

当时，鬼祟出没不常，又教民说：“那没形没影，时或撩牙露齿的，叫作鬼，那在云中，兴云作雨，头有角像鬼头的，叫作龙。”又教民：“那鬼有灵的，叫作神，升封他为介丘，可祈祷他福国庇民。”事事物物，都因形著出一个字，以字传后世。文字留传，鬼神逃不得形，蛟龙掩不得迹，于是天为雨粟；夜来鬼哭神号；蛟龙潜藏，怕人识破呼他名头。仓颉制了文字，成了教化，天地蕴尽。文辞日昌。在世百有一十载，葬于衙之利乡亭南，书人禅祀之。

有柏皇氏者，以柏为姓，名芝。他有神通，出则驾六龙，搏于日之阳。以木纪德而命历日。置都皇人山，立于正阳之南。又有中皇氏，居皇人山之西

，名敖鄙山，始封神于山川。大庭氏，居于鲁地曲阜。大庭氏治曲阜，有祥瑞，日月星各各增辉，时有五凤凰，五彩异色。以火为纪，号炎帝。后来黄帝挤于大庭之馆。鲁有大庭氏之库，至今尚为古迹地。

时有栗陆氏者，与中皇、大庭二人不同，他敖物气高，把百姓劳苦，臣下谏他不听，只任他刚愎的性。百姓不堪他差役之劳，都要反他。贤臣东里子见栗陆不仁，苦口谏他，不要暴虐百姓，自用自专，与前人主不同。栗陆氏大怒，遂将东里子杀之。杀臣下之祸，自此起矣。后人冯犹龙诗曰：

古来君臣若肢体，同心同德有恩施。

怨嗟不生民安泰，杀戮无闻上下毗。

渐次世风渐次薄，愈趋机变愈趋衰。

淳庞自此奚能得？万载臣民始痛悲。

栗陆氏杀了东里子，天下百姓皆道：“栗陆不仁，杀戮贤臣。”大家叛乱起来，如蜂拥的来攻栗陆。栗陆大怒，率兵来敌。谁知栗陆的兵，都怨他杀东里子，哪个还肯来为他？救兵不至，遂为百姓所杀，而栗陆亡。

后轩辕氏作于空桑地方之北。一日出游，见大风吹蓬叶，旋转而舞，滑喇的滚向东，又滑喇的滚向西。轩辕氏想：“这旋叶，恁地囫圇而转，并不见依着四方。”思想起来，乃制两个圆转的木，以为车轮，上设坐位，造就推之，果然囫圇而运行，不异旋叶一般。轩辕氏于是又设一横木为轩，直木为辕，以与在上的人坐，曰：“这不许百姓等同乘。”于是民号为轩辕氏。

轩辕氏又观四方哪几处畸，几处羨，哪几处通，几处塞，权审停当，四方皆成康衢。观山有处出铜铁的，凿取铜铁，教民以火镕铸，以为钱刀，以兑换金玉币帛之货，以利民间使用，人民大悦，天下大治。传至赫胥氏，是名赫胥，赫胥治世，最把百姓为爱，民事为重。当时人民丰足，镇日在家坐卧，也没一些事干。出门游息，也没一个所在去处，行行便休。但见他：

含哺而嬉昼而动，鼓腹而游夕而愒。饮以止渴，食以疗饥。也不知作善与作恶，也不管欢乐及伤悲。

上无隆名之喜悦，下无营求之心思。九洛自然而泰定，百姓不劳而常祺。

此是赫胥之治世，依稀太初古昔时。

赫胥没，葬于朝阳，而葛天氏出。拟天之周旋作权象，故号葛天。葛者，权也。言能权天象也。始作乐，有八士捉一介兽，投介足，操介尾，叩介角。而歌八终。又块拊瓦缶，武操从之，名为广乐。于是封泰山，令民间交易，兴钱帛金玉等之货币，各方因货币，处处相通作生意，闾阎沉滞处，有人往来开通了。天下太平，葛天氏之治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。到得尊庐氏之立政，人没有个亲的，亦没有个疏的，天下也自太平。治九十余载，置都强台

之阳，死葬浮肺山之阴。而祝融氏出。

祝融师于广寿，无所造作，全不施刑罚，而民自劝化，物自咸若。一日，祝融氏出游弇州走，在山林郁葱处，见山林树上有一鸪，那鸟在树上闲闲关关的，鸣于树上。祝融氏侧耳听了一会儿，见鸟鸣得有些节奏，心中洒然想道：“若是有个乐，如此天然的音韵，却也好听。”顷刻鸟又鸣，祝融又听，果然得趣。他便依那鸟音之高下清浊，按节而为乐歌，自觉有味，再三歌之，时便有禽鸟飞集来谐鸣的。祝融氏遂依鸟声制就的乐，属续乐歌。自是乐歌有可以通伦类的；有可以谐神明的；有可以和人声的。伦类神明，果然因乐，殊觉有祥风协气。人民听了，耳目聪明起来，血气和平起来。粗心浮气，一发化了。世俗一发变了。百姓一发寿命长了。天下大治。时以火施化，号赤帝，后世火官号祝融者，此也。都于会，即今郑地，有祝融之墟。治世一百年，葬衡山之阳，今名祝融峰。

到昊英氏世，当时人民尚少，草木鸟兽更多。教民杀兽供食，特麇者不要杀，卵者不许取。百官各人掌理一事，不许一人兼两事。民之死者，厚用柴薪埋葬。后又有有巢氏作，驾六龙，从日月，是曰古皇。这有巢氏不是前的有巢氏。先有巢氏教民巢居，木处颠风生燥，木颠处常跌伤人。燥生时，常夭折人。这有巢氏乃教民曰：“杈木可编而为庐舍，粮草可缉以为门扉，便不消巢居，又避得风雨，岂不为美？”民去编庐缉扉，不须爬树上栖息，民益便利，故亦号有巢氏。

有巢氏没，越数世而朱襄氏立，都于朱。是时天下多大风，但见阴霾四布，霖云不散。阳气久阴，阴气不化，不能成物。百物被大风吹坏，果瓜草木，不能遂生，当迟春时候，却便黄落了。民当盛夏时节，不见日月之光，只在惨淡世界里，风吹雾侵，百姓血脉不调，个个身上寒热往来，病起虐疾。当时没有这个症，今陡有了这病，都呼天叫地而号。朱襄氏见民间疾苦，好生放心不下，道：“久阴不阳，是阴气不能化，所以民有寒热不调之病。昔祝融氏作乐，乐者，宣阴阳之气使和顺也。他却能通伦类，谐神人。我今协阴阳之声，制器以宣其和。”乃令士曰：“琴音，统阳者也；瑟统阴者也。今天下久阴多风，是阴气凝滞，所以阳气也被他闭塞。只要来阴气，阴阳自然和洽，群生自定矣。”士听令，于是制五弦之瑟，鼓作起来，只见：

爚彗之云渐散，湛对之阴渐开。雾不覆旦而成瑞，瞪不狩飏而轻回。

果然红日隐跃现，阴气逐云来。乐作了几度，群阴泰来。命乐名曰“来阴”。

及阴康氏之世。康氏都于华原，当时天下，沟渠不通，水陨壅寒。江河横流，不就水道。沟处聚积这些污浊沟渠，阴凝而闷，人气郁于内，多至腠理滞

著，大脚的，疯手的，都因他骨节上血气不调，有了这症。街衢有多少摆脚摆手、黄胖衰瘦的八。康阴氏道：“人腠理滞著，皆因水陆不疏。”教民曰：“你们这病，是在家中久坐久卧，被那郁气停滞，未曾宣动。我教你们抡起拳头，踢起飞脚，如此转身，如此蹲跳。”又教民各执木杖曰：“如此格架，如此遮拦舞得轻捷者为好，不轻捷者为拙。”百姓依他的随话，都去抡手舞脚，持杖执棍。舞来舞去，哪个不舞出了满身大汗？几人坐在东边歇息，唏了几唏；几八坐在西边暂停，嘘了几嘘。舞得疾溜的，也得意起来；那不疾滞的，也羞索起来。日日如此，那壅肿之病都好了。名唤作大舞。

康氏没，葬于浮肺山之阴，而无怀氏出，治天下以道，人人安居甘食。凡见人有可恶的，也不见于色；见事有可否的，也不关于心。但见他形上有动作，他心里却无好恶。闾里甚足凑集，人民甚是稠密。鸡犬之声相闻，人至老死不相往来，故号曰无怀氏。时有凤凰降，龟龙问，风雨有节，寒暑以时。无怀氏见天下如此大治，乃升中泰山以宗上天，封禅以复地。又勒石昭示宗天复地之事，天下始趋于文辞矣。余季岳有诗云：

制作从来天作成，舞调筋骨乐调情。

人天可格病随起，睿智千古祝圣明。

伏羲氏首王天下 共工怒触不周山

按上十五氏，世传伏羲氏之后，考路史丹壶名山之记，则十五氏先焉。岂当时各君一方以理民，如后世诸侯之国，未可知之。今依路史，以十五氏先之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世上人称三皇五帝，不识如何叫作皇，如何叫作帝。我今为尔分说。皇者，初冒天下的；帝者，主宰天下的。三皇各氏的事，上已说明。今将五帝的事，从头道起。五帝是太昊，伏羲氏为首。如何叫作太昊伏羲氏？其圣德象日月的光明，而位在东方，故名太昊。太昊的母亲居于华胥之渚。华胥，地名，今陕西蓝田县是。一日，其母日将暮时出游于郊外，猛见地上有个巨人脚迹，忽然心动意此巨人，谁知此念一萌，便感动那天上的虹，便飞将下来，将圣母绕住，彩色四注，神气交孚。一霎时，虹飞上天，圣母步归。自此，圣母因虹交而有娠，生帝于成纪，今巩昌府成州是也。生得蛇首人身，后来以木德继天而王，以木居五行之首也。建帝都于宛丘，今陈州太昊之墟，天子所居皇都是也。

伏羲氏王天下，仰观天上日月星辰之象；俯察地内山川陵谷之形，高下原隰之宜；中观万物鸟兽羽毛之文，飞潜动植之殊，见理总不外于阴阳。于是画一奇以象阳；画一偶以象阴，以奇偶二画加成八卦。卦有上、中、下之三爻，因以三爻各重加之，成六十四卦。这卦画乃神明之德，阴阳不测之妙。伏羲

氏卦象立，其意已尽，那神明之德，因卦象而相通了，万物之情，有应有求，生生不已。伏羲氏卦象立阴阳感应之理，若将万物比类出来了。

伏羲氏思：燧人氏教民结绳的法，虽则便民，却不是垂得来久的。乃教民刻木画字于上，曰：“这叫作画契，不必结绳，设有六种书法。”于是，天下义理，必归文字，文字必归六书。又思：“地皇氏爰定三辰，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，法还大备，乃作甲历以教民。甲历之法，起于甲寅，支干相配，为十二辰，凡六甲而天道一周。以此法来纪岁，年不错乱；以此法来纪月，时不会易；以此法来纪昼夜，人知度数；以此法来纪东西南北，人不惑方。千古历象之祖，自此而起。人亦各晓那四方方位，周年为一岁。

又思：燧人氏虽则立个男子三十而娶、女人二十而嫁的法，男女还是无别的。于足分个以女从夫，曰：“这名唤作嫁。”取女为妻，曰：“这名唤作娶。两家必须有个从中说合，斟酌停当的，唤作媒人。礼用俚皮，取成双之义。人的姓氏须要正，姓者，统祖考所自出；氏者，别子孙所自分也。”自是民间嫁娶，始可称某家娶某妇，某妇嫁某家。姓氏既定，曰：“如此可以重人伦的本。”民间男女，不至如前相褻渎，__千古大婚之礼，又自此起矣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当时孟河之中，一日，雕云满天，祥云遍地。孟河上人，忽然见跃出一匹龙马来。这马生得马身龙鳞，高八尺五寸，又类骆，有翼生脊上，踏水不没，身上负个河图。报知伏羲氏，伏羲氏见了，道：“此龙马也，天地之精英。背上是天地未泄之秘，今负图而出，天地之秘泄矣。”因以龙纪官。

伏羲氏以祝融作乐词未尽其妙，乃创为荒乐，歌扶徕，咏纲罟，以镇天下之人命。欲行山中观百木，圣人作事，神明早已先知，那山中百木精灵俱道：“明日伏羲氏欲来采木作琴，聆音察妙，我山中惟桐君音声美妙，合当他出见于世。”桐君道：“我也知所不免。”众精灵道：“明日各人助他几阵清风，生出爽籁。”次日，伏羲来到山中，那些精灵吹动木叶，桐君把他枝节轻摇，叶随风摆。你看他：

全凭出格幽微韵，体出无声太古文。

伏羲氏看风来吹那树上木叶之声，仔细辨审，惟桐树之音，最为清微。于是削桐木，制为一琴。面圆以法天；底平以象地；龙池八寸，以通八风；凤池四寸，以象四时；五条弦，象天地五行之用，长七尺二寸。又把绳丝来绞成弦，按二十有七，以为离徽，曰：“此以通神明之贶，合天人之和。”又絙桑为三十六弦之瑟，曰：“此以修身理性。”及其天真乐音自此兴，万古混淳，至此文明，所以伏羲为五帝的首。凡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。

伏羲氏没，有共工氏者，名康回。生得髻身朱发，自负他自智谋，有神通

，俶乱天常，窃去冀方地面居住。共工氏道：“我本水德，当以水纪官。”日夕残虐百姓作乐，兼淫纵女色不休。当时祝融氏分理一方，为伏羲氏之臣，思共工氏在冀方如此不道，当驱除之，以安天下。乃出师至冀方。共工民报知共工氏，共工氏大怒道：“我有如许本事，怕你甚么祝融小子？”点起兵马，出师与战。两个相逢，刀枪对临。这一场好杀：

共工氏道：“我本水德，汪洋澎湃天地惨。”祝融道：“水归冬涸，涓滴涔流敢自贻！”

共工道：“你为火官，遇我天吴命运坎。”祝融道：“你居下流，忤逆朱流好大胆。”

这一向，喊声动地，黑云迷离鸟兽悲；那一厢，杀声震天，红日璀璨烟雾淡。

祝融与共工战了多时，共工力怯，败阵而逃。祝融追不及，班师而回。共工氏战败，直走至不周山下，方敢歇息。想起：“我任智自神，好不怕人。今被祝融战败，却没神智了。也被冀方人笑耻，如何复镇得冀方人服？”大吼一声，把头将那不周山触了几触。谁知这不周山是承天一柱的山，你道如何见得是承天一柱的山？太上名山，鼎在五方，以镇地理，号天柱子珉城，以象纲轴，乃真官仙灵之所宗。上通璇玑玄气，流布五常；理九天调阴阳，品物群生。希奇特出，皆在于此，却被共工氏把头乱触，触下不周山一角，地维缺了一向，天柱折将下来。

时有太昊同母生的一个亲妹，名女娲氏，见共工氏杀祝融氏不过，触崩不周山，到天柱折，地维缺，怒曰：“共工无道，乃至得罪天地，我且先去补了天，然后诛此恶臣，未为晚也。”乘云往不周山下，聚起五色石，炼就五行之气。五行气升，结成天体，将天补就。谁知共工氏被祝融所败，又不自悔过，一发暴虐起来，道：“祝融氏，你说你为天下人，我今壅防百川，堕高处，塞异处，害天下人，看祝融奈得我何？”于是作乱。正在那里壅起滔滔的洪水以祸天下，女娲氏知了，即乘风云忙来诛共工。共工大怒来战，道：“祝融欺我，你这女子也来上门凌人！”两家交战。谁知女娲氏神通广大，共工威力不敌，被女娲氏一刀杀了，水害遂息。百姓大悦，遂尊女娲氏为女皇，都于中皇之山。

天下太平，女娲乃命臣随制造笙簧两般乐器，吹动笙簧，以通各国小相习的风俗。又命臣娥陵制都良管，以齐一天下之音律。思天柱已补，天德难量。乃用五十弦之瑟，以郊天侑神。瑟声鼓动，但见愁云四布，风烟迷天。女娲氏见这光景，知乐不能和洽天神，静听那瑟，不免有悲天悯人之调，惨惨淡淡。女娲氏与臣随道：“天道清明，此惨淡之音，适足召惨淡之象。若要和神明

，须更去了二十五弦，止留二十五弦，则声音得中，而清明和平可听。”果然更为二十五弦之瑟，而乐遂和洽。女娲在位一百三十岁而没，后钟伯敬诗曰：

圣人诞生自天工，首出称帝草昧中。

制作文明开千古，补天浴日亘苍穹。

神农黄帝氏立极 风后八阵困蚩尤

话说伏羲氏没，黄帝神农氏作。当时有少典君，娶有峽氏之女，名安登。安登生二子，长子名有年，感神龙之异而后诞育于姜水之上。生得牛首而人身，遂以姜为姓。后在烈山上起立根基，号烈山氏。初创国于伊，继又国于耆，合两国称之，号伊耆氏。以火德王，都于陈，今之开封府陈州即其地。次迁都于山东兖州府曲阜县，古时百姓，只满山野摘草术果品充饥，与搏禽兽之肉以食，全不晓耕稼之事。神农氏相天有四时之气，百物皆春生夏长，秋实冬落；相地有高有下，有原有隰，当春令看那高下原隰、宜植百谷处，教民耕稼。土坚不能播种，教民削尖那术，作耜以起土。又屈木为耜柄以为耒，民始知树艺五谷，而农事始兴。世号为神农氏，出令教民曰：“民为邦本，食为民天。一人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矣；一女不织，天下有受其寒者矣。你为丈夫的，必亲自去耕作田上；你为妻子的，必亲自去蚕桑纺绩，才有得吃，有得穿着。”百姓听他命令，各重生业，自食其力。神农氏见民务农事，重生业，时亦风调雨顺，到十二月作蜡祭，蜡索之意，言合聚万物而索享之，以岁报成功。祭后以赤鞭鞭草木，曰：“鞭之使萌动也。”

见百姓多有疾病的，不能饮食，思：五谷本养人，如何到病时便饮食少进？我知道了，五谷中和之性，人到受了风寒暑湿之病则失和，所以不爱饮食，是必有除风去寒等药，以调理五脏的百草，皆天地所出，而寒凉不同。乃日尝百草，察那草木寒温平热之性。神农未尝药前，有十二种毒药，毒神商量道：“明日神农氏来尝百草，自然辩出我们毒性，世上便晓得我们名头了。不如大家集作一伙，一日里使诸毒并作，他便不能自治，岂不为妙？”商量已定，神农氏果然尝百草。一日遇十二毒神，肠翻腹痛，而皆得服解毒草木之药力化之，遂作方书，某毒用某药解，某病用某药疗。百姓有疾者服之，莫不立效，而民知医者众矣。那十二毒神，知他著方书，把他毒性毒名，都疏明出来，商量道：“我和你诸人，却作恶不得了，不如躲在深山中藏身。”所以毒药多生在深山里。复察水泉有甘有苦，甘的清而无毒，苦的混而有害。教民遇苦水则避而不食，甘泉乃可就而饮。由是民得安居，自食耕作之力。有病的服药调治，病者得生，无夭折而死之患。天下大悦，乃列廛于国中以与民居住，教他日中为市。凡天下货物有的皆携来市中，排列肆上，有的换无的，无的易有的，民各得满愿而散。

时有火为瑞，遂以火纪官：春官为大火；夏官为鹑火；秋官为西火；冬官为北火；中官为中火。独有诸侯夙沙氏叛不服神农氏命令，臣箕文谏夙沙氏不可叛逆，道：“神农皇帝为天子，犹然自食其力，制药以救民，此是圣君，岂是无德者比？若是叛逆，自取罪戾。”夙沙大怒，将箕文杀死。百官皆来奏神农氏，奏曰：“夙沙无道，不但叛当诛，又妄杀谏臣，愿请讨之。”神农氏全不以为意，道：“这实我为上不德，致彼叛逆。我惟益修德而已。”于是，夙沙之民见神农氏修德行仁，怨其君之暴虐叛乱，遂相谋攻之曰：“神农氏益修厥德，而我君愈肆残刻，岂可助恶而叛仁？”于是人人攘臂忿怒，聚集成群，不数日而满数万众，争先往攻夙沙氏。夙沙氏见民叛己，率兵来御，其兵无有至者，遂为众百姓所杀。夙沙氏之民，相率来归神农氏，自是万国九州，闻神农氏有德，南至交趾安南国；北至幽都顺天府；东至阳谷，西至三危，尽皆归服。在位一百四十年，崩于长沙之茶陵县，是为炎帝。

传八世至榆罔。榆罔归于空桑，他治天下，性急迫，每一令出，便急急要人听从，也不管行得行不得。每与众诸侯共行政事，辄挺他机智，务要明捷过人，不管事成得成不得。自夸他手段，任意胡为。诸侯见他恁的无道，各有叛心。其臣名蚩尤者，姓姜也，是炎帝之裔，性好兵，谓众诸侯曰：“榆罔德小足为人上，我们智力，岂在渠下？何必尊彼为君？”众诸侯皆唯唯而散。于是蚩尤作乱，教众兵造作力战大弩，演武于荒野之外。你看他教民：

头戴竹兜鍪，身披犀皮革。刀名昆吾雷电神，剑号纯钩雪霜白。手弩称擗张，射时能穷五枝鬲；

大弩可穿杨，发处应将百步厄。戈来钺相临，剑来戟相格，几多壮健若饮飞，几多桀黠如吼喷。

投石中肌肤，流矢透心膈。

蚩尤见己名下这些军校，恁的强勇，不胜欢喜。今朝侵犯东路诸侯，明日暗袭西向众国。各路诸侯见凶暴，皆拱手逊让，不敢与他争战，蚩尤见他威势，为诸侯所怕，日益荒纵无度。炎帝榆罔控制不得，只得封他居少颡，以临四方。蚩尤一发放肆起来，道：“炎帝也是怕我的，所以封我居少颡，临西方诸侯。不如把炎帝弑了登帝座，便服得天下人，岂不为美？”于是出洋水，登九淖，到空桑地方，率兵攻炎帝榆罔。榆罔自料敌蚩尤不过，他便悄悄地迁都于涿鹿，把空桑让与蚩尤。

当时有一诸侯，姓公孙，名轩辕。他是有隰国君之子，其国今河南新定府是也。母亲名宝附，一夕至郊野，见大电绕北斗枢星，感而身怀有孕，至二十四月，而生轩辕氏于轩辕之丘，因名轩辕，即今开封府新郑县境上。轩辕生得日角龙颜，有景星庆云之象，弱而能占，幼而徇齐，言圣德幼而疾速也，长而

敦敏，成人而聪明，长于姬水，故又以姬为姓。轩辕习用干戈，凡诸侯有不来享的，则率师征讨，所以诸侯咸来宾从。他见蚩尤口肆其恶，乃徵各路诸侯兵众，来伐蚩尤。时蚩尤兵屯涿鹿，与轩辕军对阵于涿鹿之野。蚩尤见轩辕与诸侯兵众，呵呵大笑。你看他：

披发裸身，步罡纵横行法术。仗剑指挥，拂袖四处愁云密。浓暖霰，复暖霰，渐然昏山障红日。

势葱葱，即蒙蒙，陡起墨灵惊舞鹞。啾啾嘈嘈，千军万马皆战栗。艾艾期期，匹马单骑难奔逸。

白昼倏忽如午夜，师众队乱尽相失。

蚩尤作起大雾，请风伯雨师，纵大风雨。各路诸侯兵众，风雾卷来，对面不能相识，征衣俱湿透了。轩辕见他施法术。难以进兵，率诸侯急收回兵众。蚩尤满心欢喜，收转大雾，回营去了。

轩辕心中不乐，是夜梦一阵大风，把天下尘垢尽行吹去。又梦一人，手执千钧弩，驱羊万群。轩辕得了这梦，醒来想了一会，叹曰：“风为号令，执政者也，垢去后在也，天下岂有姓风名后的人？”又思：千钧之弩，异力者也。驱羊数万群，能牧民为善者也。天下岂有姓力名牧的人？于是各处令人依二占之名，去四方访问。

当时风后隐于海隅，他有经天纬地的手段，有鬼神不测的机关。时正在海隅平沙路上，行吟道：

世人不幸遇蚩尤，兵将劳苦榆罔忧。

虽有救民神圣出，握机不施怎虔刘。

那几个访风后的人，也在路上行走，闻得这几句说话，一个道：“看这口词，莫非便是风后也？莫非便是力牧也？”一个答道：“试进前问问。”一人走向前道：“请问高人，这里有个大名风后的，高人可也晓得么？”风后道：“你问他做甚么？”访者道：“我主有梦兆，说有贤智叫这名，遣我们来请他为相。”风后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这几个纳头下拜，问道：“还有一个名头唤力牧的，想高人一定晓得。”风后道：“大众不说起，我也要邀他同出，以事圣君。这力牧是我一个好伴当，他住在大泽，离此有二三十里之地。”众人闻得，大喜，催促风后收拾，往寻力牧。风后到家，打叠天书，分付家人同众来寻力牧。

不半日，到了大泽地面。大泽上只三五人家。力牧住的，是一所茅房。风后到他茅房边，将那草编的门敲上几声，里面走出一个苍头，口里唱道：

雨不施兮云不归，鼎必荐兮铉乃逸。

风后顾众人道：“这苍头口气何如？”众人俱道：“有志大英雄叻也。

”苍头见风后唱礼道：“原来大人至此，请进请进。”风后和众人进茅房厅上坐了，但见里面力牧曳履而出，生得方面圆睛，熊腰虎项，和风后施了礼，次及大众，礼毕，问风后所从来。风后告以轩辕伐蚩尤，因梦占来访之事，陈了一遍。力牧道：“我仰观天文，蚩尤合该没了。”于是留风后与大众茅房歇息。次日，分付家务，随同风后来见轩辕氏。

不数日，来到有熊国。轩辕闻说果有此二人，即忙延见。风后进握机八门阵法；力牧语以坐作进退之方略。轩辕大悦，遂以风后为相，力牧为将，因著占梦经十一卷。次日进兵，风后于涿鹿之野，率兵将排下阵米。你看他那阵，排得古古怪怪，变变化化。怎见得：

八门变化本天设，千古秘密今漏泄。

不是握机奇上奇，刀头难取蚩尤血。

但见那握机阵：

天冲八队，天前冲八队，天后冲十六队。风二十四队。地轴十二队，地前冲十二队，地后冲十六队。

云四队，内游军，右嘘叠天阵地阵，风阵云阵。虎翼蟠蛇，飞龙鸟翔之四阵，游军无常，右实叠，

天有冲，地有轴，前后有冲，风附于天，云附于地，总为八阵。余奇为握奇，皆逐天文气候，

山川向背利害。随时而行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

风后将握机阵势排完，请轩辕及各路诸侯出看，轩辕氏本天纵聪明，一目了然，谓各路诸侯曰：“此阵如此如彼，变化莫测，是必擒蚩尤无疑矣。”众诸侯道：“果是神奇，从来未有。”于是唤三军鼓兵前进。

那蚩尤闻轩辕请得甚么人来，排下个甚么阵法，又呵呵大笑，整兵来敌，亦作起大雾，又请风伯雨师，纵大风雨。轩辕已预请天女名魃者至，风雨遂止。又造有指南车示众军，以知东西南北四方，军士不会被大雾所迷，蚩尤军见有五色云气，在帝头上，烟雾难近，皆大惊。蚩尤见轩辕军不昏迷。黄帝头上，又有五色云盖，风雨不作，大怒，率兵冲入握机八门阵来。风后将旌旗四麾，把阵势变动。你看他：

天地前冲为虎翼，风为蟠蛇来围绕，天地后冲作飞龙。云为鸟翔来突击。

天地风云四为正，龙虎鸟蛇四为奇。游军从便以破敌，听音望麾而出之。

将那蚩尤团团转转，困在阵中。蚩尤左冲右突，杀来杀去，再莫想出得这个阵来，暴躁向中间乱突，遇着一队游军，大将应龙向前挡住，蚩尤与应龙战不半晌，觉有龙蛇鸟类，向前助阵一般，眼花缭乱，大叫一声，掀下马来，被应龙游军向前捉了。轩辕见擒了蚩尤，收了军马，将蚩尤械于中冀宋山戮之

，称其地曰绝饗之野。只见杀蚩尤时，颈血一带，冲天而起，飞向解州地方一大池内，其池周旋有八十里宽，蚩尤之血落在其中，便将池水化而成卤。自后到六月炎热时候，池上结成盐版，今解州盐池是也。这州因蚩尤故名解，言尸解蚩尤也。其械蚩尤之桎梏，脱弃宋山之上，其械化而为枫树。于是诸侯咸归轩辕氏，代神农为天子，是为黄帝。又教虎豹熊罴四将，与炎帝战于蒲反之野，胜之，降封炎帝榆罔于洛，神农氏遂亡。

千古阵从风后辟，蛇蟠虎踞奇难敌。

忽然妖雾不迷离，涿鹿于兹金鼓寂。

有熊氏创立制度 颛顼世怪尽妖平

却说轩辕既为天子，内行刀锯，外用甲兵。制阵法，设旌麾，天下有抗拒不顺从者，率兵往征之。当时草木繁甚，那郁蓊处，人不敢行。黄帝命众披草木而行，以通道路。其土地东至于海；西至崆峒；南至于江；北逐重鬻。合集诸侯符契圭瑞，而朝于釜山。初都于涿鹿，必环绕军兵，立营保守。

时有庆云之瑞，遂以云纪官。春官为青云，夏官为缙云，秋官为白云，冬官为黑云，中官为黄云。又有黄龙土螾见，螾是土之精，那土生得大五六围，长十余丈。黄帝道：“这是土德之瑞，举六相而天下治，神明至。”一日，梦见两龙授图，乃齐戒亲往河边，天雨甚。七日有黄龙负图从河出，帝命臣写以示天下。至翠瀉之泉，忽有一大鲤鱼，泝河而上，背上负一河图，向帝而进。黄帝跪而受之。兰叶朱文，五色毕见，呈白图以授帝。黄帝得其五要，乃设灵台，立五官以叙五事。有星官之书，因命星官大挠，占斗柄初昏所指月建，始作甲子。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谓之干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谓之支。一支配一干，谓之日，而定之以纳晋。又命臣容成作浑天仪以象问天之形，综六术以定气运。黄帝问鬼叟菴曰：“上下周纪可数乎否？”叟菴对曰：“天以六节，地以五制。用天气者，六期为备。终地纪者，五岁为周。五六合者岁三十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，六十岁一千四百四十气为一周，太过不及，只此便见得。”乃因五量，治五气，起消息，察发敛。以作调历。岁纪甲寅，日纪甲子，而时节定，是己酉朔旦日南至，而获神策，得宝鼎。冕侯问鬼叟菴曰：“是谓得天子纪，终而复始。”乃迎日月朔望未来，而以策推之，造十六神历，积余分以置闰月。三岁一闰，五岁再闰，十有九岁七闰，配甲子而设节以部之，于是时顺而辰从。

命隶首作九草算法，命伶伦作律吕。自大夏之西，阮郟之阴，于嶰谿之谷，择取那生得空窍厚钧的竹来，断去两节间，制度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，制十二笛以听凤凰之鸣，而别十二律。其雄鸣六，雌鸣亦六，以比黄钟之宫，生六律六吕，候气之应，以立宫商角徵羽之音，治阴阳之气。节四时之

变，推律历之数，起消息，正闰余。命臣荣猿钟黄钟大簇等十二钟，以为十二律。每月气至，则设蔽节飞灰应之。命臣大容作成池之乐，命臣车区占星气，自作袞冕玄衣黄裳，而衣冠之制兴。又恐天下尚有玩梗不从化之使用，命臣挥作弓，夷牟作矢，以射人。命岐伯作鼓吹铙角灵鞞神钲，以扬德建武；命臣共鼓代弧，剡木为舟，剡木为辑，以运舟而济道路不通之处。作天子所乘之辂，以行四方；作宫室之制，教民以模铸金，以为金玉之货，钱刀之利。当时百姓多病，乃命岐伯作内经，复命臣俞跗、岐伯、雷公察明堂，究息脉。命巫彭桐君因病处方，施药饵，民因药饵，得以疗疾而尽年。

当时，西陵氏之女名嫫祖，为帝元妃，教民育蚕治丝茧，以供衣服。于是画野分州，万国以和。自是日日扬光，海水不波，山不藏珍民不习伪，官不怀私，市不预价，城郭不闭，见利不争。风雨时若，人无夭折，物无疵疠，虎豹不敢妄噬，鸷鸟不敢妄搏。裔夷之人，原不服王化者，今亦来享。时帝庭生一草，名屈轶。佞人入，则草指之。凤凰巢于阿阁，麒麟游于苑囿。天下大治。帝将逝，乃铸鼎，鼎成，有龙垂髯下迎，帝骑龙上天，群臣后宫，从帝者七十余人。小臣不得上的，悉持龙髯，髯拔堕弓，仰扳莫及，各抱弓而号。因名其地同鼎湖，弓日鸟弓。帝在位百年。年百一十岁，子玄囂立，是为少昊金天氏。后人余季岳诗曰：

功德觅觅不可及，法师万世与天齐。

凤来麟游草辨佞，龙去鼎湖山雨凄。

这金天氏名摯，即黄帝元妃嫫祖所生。元妃未生摯时，见一大星如虹，下临于华渚，感而生帝。黄帝在时，降帝居江水，建邑于今兖州府鲁城城北，当时地名穹桑，号穹桑氏。少昊初立之元年，有凤鸟至，少昊曰：“此瑞鸟也。前王有火云之瑞，即以火云纪官，今当以鸟纪官。”于是诸福之物毕全。乃立建鼓，制浮磬，作大渊之乐。后少昊氏衰，黎氏九人为诸侯而作乱。当时民间多有怪异，神鬼白日尽见。你家也惊恐，他家也惧怕，各处尽去请那巫覡到家祈禳。凡有个神眩庙宇、山川岳渎处，便去祷告。你看他各处人家：

打鼓摇铃，足下便把天罡步。书牒写符，口里不断法语吐。你那獠牙妖，午夜无故经相遇。

与那红发神，黄昏何故拦阻路？男巫进言：“陈设酒醴凭汝酗。”女覡分付：“某家虔诚来告诉，

愿你天神居上苍，嘱你人鬼回古墓。莫致儿童恐惧，莫使官民惊怖。”

此鬼怪，虽则人家将酒肉供奉他，那里便得他去？常常惊鸡弄犬，造祸作祟，沿村的打搅人。百姓不得安生，街上唧唧啾啾，不是道鬼，便是说怪。有个道：“我家昨日有个怪，作状若屋倒一般响。高丈余，彷徨似龙头，眼是金

睛，行路砵砵的声。来时放一道黑气蒙人，有被他黑气蒙的，便把腥血四面洒人。我家大小，持枪刀去杀他，再莫想掣得他人。惊得一夜不敢睡，及将天明，变为人形去了，被黑气蒙的方才好。不知今夜怎的，还来不来，真个好恼。”有个道：“我家前日来个怪，如燕子模样，自外飞入。视之，乃一美妇人。长尺三四寸，容貌甚丽，小声啾啾。我家问之，说他是天上玉真娘子。我听得说是天上人，把香火奉事他。他道：‘你家行善，我来报汝：明日你家有鬼火飞来，便变成人。他生得黑，能奸淫人家子女。被他奸了，口吐黄水，身上便会生出猴毛。我教你，他来时，大小只须用竹梢子击去，他怕痛，或是变飞禽飞去时，或变成灰时，这灰只以瓦盆覆之，明日他便露出真形，将去抛在河里便休。’说罢遂去。昨夜果有鬼火飞来，变成人形，便要来搂抱妇人。我家众手以竹梢乱打，初变飞禽要飞去，被我们打得慌飞不去，瞥然变成灰一堆。我依玉真娘子说，把瓦盆覆住。今早开看，是一猴头，已叫人将往河边抛了。”大众听得道：“各家也要备办竹梢。”说罢而散。这都是少昊氏德衰，所以致得天下有这些奇神怪状，搅害民生。叫作：

势败奴欺主，身衰鬼弄人。

自是灾衬荐至。少昊氏崩，在位八十四年，寿百岁，葬于今之兖州曲阜县古云阳山，故后世又曰云阳氏。兄昌意之子高阳立，是为颛顼。

当时，昌意娶蜀山氏之女，名昌业，是为女枢。一夕，见天上有瑶光贯月，感而生帝于恭水。年十岁时，鲁佐少昊治天下。二十岁即帝位，以水德绍金天氏为天子。初国高阳，今保定府东南七十里地方，故号高阳。建置帝丘，今濮阳是也。元年颛顼治世，乃命南正官名重者，司天南正。于是治历明时，思：“天下如此多妖，怎的少昊氏前，便没有妖？我知道了。一念之善，祥风和气；一念之恶，妖星厉鬼。吾之心正，则天地之心亦正。吾之气顺，则天地之气亦顺。”于是虔诚致敬，祭祀天地山川。果然是：

人心生一念，鬼神即皆知。

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

那天地山川正神，见颛顼命官南正，虔诚致享，自然来格。但听得东村里，捉得一个小儿怪，生得怎的？东村那人道：“三日夜，各人就榻将睡，听得房门外的响声，开门一看，乃一白骨小儿，四向趋走。始叉手，后摆臂，骨节便格格的响。我呼起众人，厉声喝之，小儿跳上阶。再喝，小儿募入门道：‘儿要乳吃。’用拳击之，随拳坠地，又曰：‘儿要乳吃。’家人以棒乱击，小儿骨头，节节解散，散而复合者数四。叫家人以布囊盛住，提去三五里远，投入一枯井中。次夜又至，手擎布袋，在庭上抛来掷去，跳跃自得。家人又拥出擒住，复以布囊如前盛之，紧紧捆缚，又把索子悬个大石头，沉在河水深

处去了。次夜又来，左手拿囊，右手执索，趋走戏弄如前。我家人已预备大木，凿空其中，待他来，擒于空木中藏之，以大铁叶压住他两头，以钉钉之，把酒肉同往，悬巨石，流之太江。小儿又欲负木趋出，我等囑道：‘我有酒肉相谢。’乃将酒肉祭奠之，今不复来矣。”

又听得西村捉有一个女人怪。这女人怪，生得怎的？西村人道：“我西村有一空木，高十余丈，广数围，中空可容人。昨日远远见一女人，穿着绯裙，跣双足，袒膊披发而走，其疾如风。渐近前，和我西村一人道：‘后有人觅，但说不见，恩德甚甚。’女人遂奔入枯木中。约半个时辰，见一人乘甲马，衣黄金衣，身带弓箭，奔逐如电。每一步行二十余丈，或在空，或在地，到我西村，问曰：‘见绯裙女人否？’众道：‘不知。’金衣人曰：‘勿替他藏，此不是人间女子，乃飞天夜叉，夜叉有党数千，柑继在天下害人，已八十万矣。今已被擒戮，独此是最凶恶的，昨夜三奉天帝命，逐来至此。’我西村人闻此，乃教他云：‘躲大空木中。’金衣人便向空木下，入木窥之。绯裙女人走出，拔空而上，金衣人逐去七八丈许，渐赶入霄汉，投于碧云中。仰望空际，忽明忽暗，久之，雨下三数十点血，想绯衣女人中流矢也。”

话分两头。自颛项以后，神不侵民，民不渎神，九黎诸侯也不敢作乱，民安其生。帝乃作历，以孟春之月为元，是岁正月朔旦立春，五星会于天，历于营室亥娵訾之次，冰冻始泮，蛰虫始发，夜来鸡鹄始三号。天地万物，自此和顺。颛项氏问：“民间还有妖魔怪异否？”俱奏道：“圣人治世，万物惠和，妖灭怪消。”颛项大悦，命飞龙氏曰：“为我作崇德象功之乐。”飞龙氏领命，会八风之音，造为一曲，名“圭水曲。”如何叫作八风？东北曰条风；东方曰明庶风；东南曰清明风；南方曰景风；西南曰凉风；西方曰闾斗风；西北曰不周风；北方曰广莫风。作乐正要节宣这些风气。颛项氏道：“汝这曲，奏时何如？”飞龙氏道：“我这曲一奏，能召和气而生物。”颛项命奏之，但见：

数宫之应气清明，刻羽流商亦和平。笙簧几度，琴瑟几更，山效珍而含泽布气，水产金而莹彻有情。

调阴阳则六英乐奏，铸浮金而大林远鸣。

颛项听了这乐，见了浮金效珍之异，喜孜孜道：“是可以享上帝，朝诸侯矣。”遂名其乐曰“承云”。

颛项氏静渊有谋。洁诚祭祀，理四时五行之气，以教化万民。北至于函陵顺天府；南至于交趾；西至于流沙居延县；东至于蟠木。莫不来属。

话分两头。这蟠木地因是东海中一山，名度索山，山上有一株大桃树，枝叶繁天，蟠屈有三千里远。这三千里，内外人民，皆借这株桃树生活。那桃树

生得：

枝枝金露翻风，叶叶碧绿青葱。下蟠无数龙蛇藪，几多狐狸鹿兔齕。

上栖不尽弯鹤鹤，与那乌鹊莺鸦丛。花开万里迎红日，实结千寻满太空。

千村尽仰缙核熟，一年一度衣禄丰，知是圣神饶瑞德，处处桃花一样同。

那度索山下，千乡万村的人，一年一度，摘桃颯海，来各处贩卖。颯项氏之世，却分外饱满丰大。度索山下人，也知颯项氏的治平，所以蟠木之地俱服化宾从。在位七十八年，崩，年九十一岁，葬于濮阳东昌府。

少昊之孙帝啻立。帝名岌，蟠极所生。帝甫生时，即自言曰：“我名叫作岌。”韶龄便能施行，穷极道德。年十五，佐颯项，受封于辛；年三十，以木德代高阳氏为天子。说他起基于辛，故号高辛氏。都于亳，今河南偃师县。元年，命臣典乐声歌，名曰九招之乐。是时有房王作乱，帝乃募天下：“有人能得房王头者，赐金千斤，分赏美女。”辛帝有个犬，字盘瓠，毛生五色。帝出入，犬常随之。辛帝出了这令，犬便不见。不知这犬走去见房王。房王见是王犬，大悦，曰：“犬亦来归我矣。”令人张大宴会，为犬作乐饮酒，犬叫跳自得。房王道：“犬乐，必我有天下分。”不觉醉卧。盘瓠看睡熟，咬房王头而还，无人知者。辛帝见犬衔房王首，大悦，厚与犬肉糜，犬不食。经一日，辛帝呼犬，犬亦不起。帝知犬欲封赏，乃封为会稽侯，美女五人，食千户。那犬也会与五美人交媾，生三男六女。男生时，虽似人形，却有犬尾，其后子孙繁盛，号犬戎国，只今土蕃。

话分两头。帝啻有四妃，元妃有郇氏之女，名姜嫄。姜嫄一夕出野，见巨人迹，上浮青气，下腾彩色，心上不觉忻然喜悦，把脚践之，一发心动起来，肚里便怀有孕一般，期年而生下一子。姜嫄想道：“这子不从男女媾精上产的，只因一时见那巨人迹，失足践之。便生下此子，决是个不祥物件。”叫宫人道：“你们抱去，丢在隘巷里，凭他死活便了。”及至丢在隘巷，隘巷中不常有牛马走动，哪里敢近着他身？远远走开去，惊怕踏着他。那宫人见这儿子，马牛不敢践，却有些古怪，回报姜嫄。姜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徙置林中，任他怎的罢。”宫人又从隘巷里抱往林中去，适林中有人在那里丁丁伐木，口里唱云：“手辟乾坤开粒食，于今不道神农氏。”宫人见伐木人唱，怕伐木人抱去，把来丢在河里冰上，道：“待他冻死也罢。”宫人抱往河边，忽见有瑞鸟上下呼鸣，一抛在冰上，方呱的一声，那些飞鸟，将羽翼上下覆住，惊怕河冰冻着他身。宫人见了，一发骇异，回报姜嫄。姜嫄道：“却必是祥瑞之子，方如此神异。”命宫人收回养之。及为小儿童，其志不凡，便屹如巨人，志欲有所树立。他出与儿童辈戏，便好种麻种粟，及成人，遂好耕农相地，以为稼穡之事。帝又娶陈丰氏之女，名庆都，生于斗维之野。时天大雷电，有血流润大

石之上而生庆都。年二十，尝观三河之首，一日遇赤龙品图，倏忽间，奄胀风雨：

这风不是花信间间，不见搦风飘蓬；这雨不是濯枝拨火，不甚淋漓零零。这是来不破口的太平雨，济不及地的君子风。

庆都见了，小觉有黄云覆身，归而有孕。怀孕十四个月，于山陵之地生下尧帝。又娶有娥氏之女，曰简狄，是帝第二个宫妃。简狄与有娥氏两个佚女行浴，浴毕往九成台上饮食。有娥氏一女饮食爱击鼓为乐，帝尝知道，每欲往观，乃令出所养个燕子，分付道：“你可往九成台上，看那一女与吾次妃饮食击鼓，回来报我。”燕子领命，直飞来九成台上，上下飞鸣。这紫燕生得轻捷可爱，又声肯啾啾堪听。二女爱他，争往去搏那紫燕。紫燕故意随他捉住，二女把个玉筐覆下。少选食毕，二女把玉筐打开一看，燕子向北飞去，却遗下两个卵儿，光洁如明珠。简狄把来衔在口里玩耍，不觉咽咽的溜下肚里去了。食罢而回，身子便觉有孕，因而生契。又娶啜訾氏女，曰常仪，生子摯，这个不见有甚灵异了。帝尝在位七十年，崩，年一百零五岁，葬于顿丘山，今大名府清丰县。子摯嗣立。摯荒淫无度，不修善政。居九年，诸侯废摯而尊尧为天子。

帝尧命羿治风日 浚井老狐救大舜

元载，尧即位为君，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。民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。存心于天下，加志于穷民。不赏民劝不罚民，治七载，民不作忒。那鸱鸮恶鸟逃去绝域，麒麟瑞兽游于蕞泽，奈气数有常有变，上天忽有十日并出，百姓栽种那些五谷，却被那十个日晒得焦乾。百姓也被蒸得不奈烦，走在土穴里躲。又有大风起，吹坏民间屋舍。有个大兽，名唤猓兪；有个大猪，名唤封豨；有个大蛇，名唤修蛇，皆会吃人。帝尧思他臣下，惟羿最有神力，乃命羿治风日各怪。

羿领命，往看风头，却不从东西南北来，风势单从青丘泽上，冲激四方。羿看得明白，心生一计，带了刀箭，直至青丘地方，但见那风：

鬼鬼荡荡飒飘飘，渺渺茫茫出汉霄。
过岭只闻千树吼，入林但见万竿摇。
岩边摆柳连根动，园内吹花带叶颀。
收网渔舟皆紧揽，落缝客舟尽抛锚。
途半征夫迷失路，山中樵子担难挑。
仙果林间猴子散，奇花丛内鹿儿逃。
播土揭尘沙迸迸，翻江搅海浪涛涛。

羿见了这风，把个身子，向风头来得紧急处坐定，被那风一滚搏上清霄

，随风飘泊，过了好一会，风收时，落在个所在，却好一个平坦地方，饶有远山远水。羿走起，行了几十步，远近望见一洞天，丹崖峭壁，饶有仙风。羿直走到洞门边，仔细观望，有一苍头，喝声：“谁人敢妄到此！”羿见他来得不善。道：“请你主人来相见。”苍头入报，只听得里面道声：“拿刀来。”羿躲在一边看，只见走出一人，身势飘逸，举止轻扬，手提大刀，喝声：“谁人闯入我风洞？唐突我风伯？”羿向前道：“在下便是。尊神既名风伯，执掌风事，便是尊官，何得妄施恶风，害彼百姓？”风伯大怒，抡刀向羿来战。羿排剑抵敌。战到酣处，羿取箭在手，向风伯击兜鍪索子上射去，道：“我不伤汝，还我风调便罢。”忽然风伯兜鍪当的滚下地来。风伯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好神箭！他若要伤我，只消他这寸铁儿拼杀了！好人。”收了刀，向羿施礼道：“谨如君命。”羿释弓答礼。风伯如是送羿出风洞口，曰：“前面便是青丘地界，那一孔窍处，若设缴遮之，我那施风的，见缴即回。”羿听风伯之言，设缴遮住青丘界口，从此风不为害。

羿思：“风已收服，但那十日如何处置？待我以神箭射之，谅不怕他。”次日，十日一齐并见。羿取箭在手，向日射去，便见那被箭的日，随箭没于空中。于是连发九箭，九日俱随箭没。只那一轮耀灵，初，羿不识，也发了箭，哪里射得他上？他澄然碧空中，普照万方。只见日光天子，声如洪钟，远向羿道：“劳君射尽妖光，万物从此泰宁矣。”羿望空答礼遥拜。这九日却亦被羿收了。因思：“风、日也有本事奈得他何，还惧他其么猊兪、封豨、修蛇这三个小妖？明日待我施些小技，管教他生则难凭，死则有准，方称我怀。”

却说这三个怪物，乃三皇之世留至于今的，已成了精，但未得灵气，所以性子凶暴悍恶。次日，羿带弓箭直入深林，见一茂林上，鸟雀惊飞。羿停步观看，见远远似一巨兽，虎头人身，裸体坐在树下一高坑边，拿一山羊腿在那里吃。羿道：“想这就是猊兪了。”拨箭在手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猊兪那咽喉。那猊兪翻下坑去，如倒山声响，猊兪已被射杀了。于是往洞庭之野，寻那修蛇。遍处寻觅了一会，只见草葱芊处，有一条路不生草，约一二里长，羿道：“想足修蛇的路了。”坐在河泮等候。黄昏时节，只见烟雾朦胧，一道黑气冲来。他把身闪在树后，那修蛇目光如电，口似血盆，远远奔至。羿认定近前，一箭向修蛇七寸里射去。那蛇把尾向地一摆，也却似崩山一般响，气尚未绝，羿进前几刀，切为两段，修蛇却又除了。思：“于今只桑林里封豨未除。”他道：“这最是个蠢物，何劳我费力？”分付手下人，把些于拇大的绳索，从那封豨常来往的路上，开了一网，绑在四边大树上。令数十人守那网道：“待缚住，方可向前，他便挺凶不得。”守者听令，候至二更，但听得喂喂之声，大树被他那网牵扯得翻来覆去。那守网的，正在困倦，个个惊起，见封豨已被缚了

。见人去，撩牙要向人来斗。于是数十个人，四面倍加大绳，将封豨四脚，紧紧扎做一团。封豨展动不得，作人言道：“放我，放我！”守者道：“却放不得，莫听他。”抬来见羿，羿叫几个屠人，把来宰割，道：“他的肉最堪食。”将来一称，好有千多来斤。羿每人分了十数斤，道：“为汝等百姓庆太平也。”万民大悦，自是桑林无封豨之患了。羿既成功，帝尧大加封赏，不题。

尧治天下五十载，自己不知天下治与不治，问左右外朝曰：“天下治否？”俱说：“不知。”乃自游于康衢。有个童谣曰：

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

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

又有一老人，击土壤而歌曰：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于我哉？

帝又巡狩于华，华封人曰：“嘻，请祝圣人，多富多寿多男子。”帝曰：“多男子则多惧；富则多事；寿则多辱。”封人曰：“天生万民，必收之职。何惧之有？富而使人分之，何事之有？天下有道，典物皆昌；天下无道，修德就闲。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。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，何辱之有？”自是天上之瑞，则有其露醴；草中之瑞，则有朱草生、嘉禾孳；地中之瑞，则有醴泉涌。又有莢草，十五以前，日生一叶。十五以后，日落一叶。月小则一叶厌而不落，以此草占日之数。甲辰六十一载，是岁天下大水，汜滥逆流，民被淹没者，不可胜数。尧帝问群臣道：“有谁能治得洪水者？”四岳举鲧，九载洪水如故，鲧徒劳民无功。帝子丹朱又不肖，乃求贤自代。欲让位于许由。许由字武仲，性好隐，闻尧欲让位，乃逃往颖水之阳、箕山之下躲避。帝又召由为九州长，由不欲闻，洗耳于颖水之滨。时又有一隐士名巢父，牵犊来饮水，见许由在那里洗耳，问由曰：“你洗耳为何？”由曰：“尧召我为九州长，我恶闻其声，是故洗耳。”巢父曰：“你若居高岸深谷，人道不通处隐，那个知道你？这都是你自己求名誉，欲闻于人。我牵犊来饮水，遇着你在这洗耳，水是污的，无污我犊口。”牵往上流饮之。尧又欲让位于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曰：“召我为天子，岂不是美事？适我有个幽忧的病，方将自治，没有工夫来治天下也。”于是群臣乃荐舜。

话说姚舜其先国于虞，系出虞幕黄帝第八代孙。父名瞽瞍，母名握登。见天上大虹，有感而生舜于姚墟之地，故又姓姚。握登死，继母生象。父母与象皆下愚不移。那继母爱己子，恶舜，尝在瞽瞍面前唆害舜。瞽瞍遂也恶舜起来。尝欲杀舜，只是舜尽孝悌之道，毫无怨母弟之意，勤勤耕田，时耕于历山。历山同耕的，见舜恁般孝悌，勤勤耕作，见象恁般放肆，不友不弟。把历山农夫都感格得好，再没有相争田畔的。时尝渔于雷泽，以供父母。那雷泽的渔人

，见他恁般孝友，亦皆识居。一日，舜于雷泽得玉牌，浮水文曰：“受而禅惟汝彦。”又烧瓦器于河滨，河滨人皆烧瓦器，见舜恁般作事，便不把缺坏之器货卖与人。既又牧羊于潢河之上，一日，拾得玉历于河之岩中。

二十以孝闻，三十，尧因四岳荐，乃召舜，舜至，尧问曰：“我欲致天下，为之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执一无失，行微无息，忠信无倦，而天下自来。”尧又问：“以奚为事？”舜曰：“事天。”问：“以奚为任？”曰：“任地。”又问：“以奚为务？”曰：“务人。”尧曰：“人之情奈何？”曰：“人到得有妻子，孝便衰于事父母；人到得多嗜欲，信便衰于待朋友。这便是人之情。若夫从道理作事，则得吉；反道理作事，则致凶者，犹影响一般，不会差失也。”尧大悦，馆之于侧室，以二女妻舜。大名娥皇，次名女英。又命九个儿子与百官事舜。又把牛羊仓廩等以供给舜。

时舜尚问在畎亩之间事亲，只是舜的继母，见舜于尧帝如此相待，一发妒嫉起来，道：“我有这个好儿子，并不见有人荐着他。却把握登那鸟的儿，荐在朝廷？使他恁的富贵起来？如何得把这些东西与媳妇谋得来，与我的儿子，可不是妙！”自是时时刻刻，只唆那瞽瞍杀舜。于是象进了一个计，教瞽瞍叫舜去完廩。舜听父命，把个阶子上到廩上，正在那里修补，瞽瞍叫象走向前，把个阶梯子拿开去，疾忙下面堆起柴薪，纵火把廩焚将起来。象道：“若不是焚死，也是跌死的。”谁知天生圣人，会遭这难？舜见火起，他便手拿两片箬笠，当作两个飞翅，从廩上跳将下来，毫无伤损。象见计不就，远远躲开去了。过了几时，象又进一计，叫使舜浚古井。上面把石抛下堆满，他也飞得上？瞽瞍听了，使舜浚古井。原来这古井，是九尾狐精一个后门。狐精早识破象要害大舜，把后边透井的洞门，分付小狐狸众，将来爬开，收拾干净，等救大舜。次日，瞽瞍对舜道：“我家这口古井，不知因着何事，没人讨水吃。世人尽说你是圣人，必晓得下面是甚跷蹊。你可去浚浚干净，时常地等我们好吃水。”舜领命，瞽瞍将索吊舜下井，未至井半，使把索子抛却，舜从半井坠下，舜也自分必死。谁知那狐精在井下看得明，双于把大舜轻轻捧着。舜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狐精道：“我是千年狐精，特来救你。这井穴是我洞后门，快从此门出去。”顷刻，便有石头抛下。正进洞门时，大舜猛听得哗哗扑扑，无数石块抛将下来，把古井填塞。九尾狐把大舜背从井后门，向前门大路出去，放下道：“前而便是大圣住处。”舜缓步到家，那继母与象众人，正围住那古井边填井，累得手软汗流，头红面赤。大舜回到家，步在自己房里，取下七弦琴，操操解闷，不欲伤父母的心。象将井填完，对父母道：“这都是我的妙计，如今没了舜，甚么都君，且把他家私依我分派。帝尧与他的牛羊仓廩，把与父母作养膳；干戈与七弦琴弓，只把与我；二位嫂嫂，使他代我敷床。

”父母也不拗他，道：“这便随你。”象好不快活，想着嫂子，笑吟吟的，暮来舜房中，忽听得琴声悠然，想道：“必是娥皇、女英二嫂，不晓得他的丈夫，已作九泉下鬼，还在这里并并蓬蓬的弹弦弄琴。”及进房里，哪里是二嫂？便是那谋杀不死的冤家。象见了，顶门上掉了三魂，身子里去了七魄，又转步不得，好生没趣，乃装假言道：“我谏父母不听，定要下此毒手。我思君情切，郁郁在心。”舜不好说得，只道：“我那百官，不识我无事，汝且去代我安顿他一安顿。”象巴小得脱身，出房门去了。瞽瞍见这两遍不能害他，觉得他儿子，或是神圣也未见得，杀舜念头渐渐减去。帝尧由是一发降重舜的孝行，欲逊位与舜。

时有黄龙从洛水出，直诣舜前，鳞甲成字。舜与三公观于河，黄龙五彩，又负图而出，皆言当受禅之事。越常国献一千岁神龟，方三尺余。背上有文，蝌蚪书，书上记开辟以来之事，尧命录之，名曰“龟历。”一日有十瑞：宫中刍草化为木；凤凰止于庭；黄龙见于整治；历草生于阶前；宫中有五色鸟化白；神木上生莲；莲蒲生于厨；叶星耀于天；甘露降于地。是为十瑞。正月上日，舜乃受终于文祖，摄行天子事。

是时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天下称他作八恺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天下称他为八元。这八恺、八元，后代承前代，不陨其名。世济其美的子孙，尧未及举。舜于是举八恺，使作主后土的官。举八元，使作市五教于四方的官。又帝鸿有不才子名欢兜，为人不开通，世人号他作浑沌。少昊有不才子名共工，行事好奇。世人号他作穷奇。颛顼氏有不才子，徒知贪财贪食，酷似三苗，世人号他作号饕。时目之为四凶，尧未能去。舜皆投之四裔。当时欢兜号被放于崇山，便化作一人面鸟，背生双翼，手足扶翼而行。常走往海中，取海中鱼而食。只是他这翼，却飞不得的。性最狠恶，不畏风雨禽兽，直犯死乃休。好笑欢兜浑沌，便到死还也是浑沌的。帝舜又以鲧治水无功，劳民伤财，于是殛之于羽山，今之淮安府赣榆县。鲧遂投于羽水，化为黄熊。黄熊，三足鳖也。因为羽渊之神。遂举鲧子禹代之治水。

当时海外南方，昆仑墟在其东。有个奇人，名唤凿齿，说他口齿似凿子一般，长五六尺，因以为名。恃他威力，四处害人。舜命羿往收之。羿访得凿齿住在华寿之洞，持弓矢直到其处。那凿齿见羿至，持戈来斗，道：“你是谁？妄来我洞庭！”羿道：“我奉天讨汝罪。”凿齿道：“我居海外，与你有何相干？”把五六尺长的牙，向羿打来。羿将长弓一架，戛的一声，如山崩似响，又舞戈来战。羿将铁弓格架遮拦，战了一个时辰，羿觑定他破绽处，取箭射去，正中凿齿命门，瞥然而倒。羿命众敲下两齿回报，不题。

话说舜摄位之后二十八年，尧崩，舜僻化于河南。天下之民，朝覲讴歌讼

狄者不归尧之子而归舜，遂即天子之位，号有虞氏。初舜微时，有友七人：雄陶、方回、续牙、伯阳、东不訖、秦不宇、灵甫等，常相周旋于历溲之间。闻舜已受尧禅，七人遂逃去，不复来与舜游矣。元年，舜既即位，以上德王都于蒲阪，今之河中府是。命禹为司空，宅百揆；弃为后稷，教稼穡；契为司徒，敷五教；皋陶为士师，明五刑；垂为共工，理百工；益为虞，治山泽；伯夷为秩宗，以典礼；夔典乐；龙作纳言，是为九官。设了这九官，舜特恭己无为，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把金藏于歌岩之山，捐珠于五湖之渊，曰：“我贱金珠，便下服度。且杜臣民淫邪之意，绝他覬媚之心。”天下悦服，四海咸戴。时有景星出，卿云兴。百工相和而歌，帝乃歌之曰：

卿云烂兮，糺纒纒兮。

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八伯咸进，稽首曰：

明明上帝，烂然星陈。

日月光华，私于一人。

时惟有苗不服王化，帝命禹往诛之。有苗民守住城池，不与禹争战。禹兵扎住有苗地方三旬，恐劳民伤财，班师而回。舜问禹因何班师，曰：“是不可武威也。”于是大布文德，只把干羽舞于两阶。有苗民见了，相谓曰：“此至德之主也。”感格来降。当时，舜子商均亦不肖，舜于是荐禹于天，代己摄位，比巡南狩。崩于苍梧山，今之道州宁远县。在位六十一年，寿一百一十岁。娥皇、女英闻舜崩于苍梧，曰：“大圣弃世，我尔安归？”于是同往哭舜于苍梧之野，挥泪而泣，你看他将手拭泪，轻轻弹在那修竹上去，那泪痕点点滴滴，粘在竹上，干了，一点一点，成了斑痕。圆转而有纹。至今湘妃竹，是其古迹也。正是：

感伤神灵倏宾天，弹泪何能到那边？

但看猗猗江上竹，迹留千古在长川。

二女于是没于湘水，遂为湘水之灵。世称湘夫人，葬于湘江之上。后人诗赞之曰：

湘江之水永千秋，谁个不吟湘水头？

费尽心思难为怨，霭云如结锁灵愁。

迩来传志之书，自正史外，稗官小说，虽辄极俚，谬不堪目睹。是集出自钟、冯二先生著辑，自盘古以迄我朝，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，一代编为一传，以通俗谕人，总名之曰帝王御世志传。不比世之纪传小说，无补世道人心者也。四方君子，以是传而置之座右，诚古今来一大帐簿也哉！书林余季岳谨识。

《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》，4卷19回；《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商志传》，4卷12则